



1.

小小大觀園・顏料坊愛的童年

夏陽的孩提時代成長於南京顏料坊的花園宅院中，繽紛熱鬧的大家族、傳統建築精緻之美與書香門第的敦厚人文，啟發了小夏陽對藝術美感的領悟力，幼時就展現畫家的本質。而其藝術家性格，則來自父親夏承桐的浪漫基因，父親閱讀的藝術雜誌讓他看見西方藝術圖片，大大啟開了眼界，埋下日後與現代藝術的緣分。父母早逝，家族長輩更加疼愛夏陽，努力給他一個衣食豐足、心靈圓滿的童年。然而，隨著日軍侵犯、國共內戰，戰爭無情的蹂躪下，宅門凋零、親長棄世、手足分散，安逸的平凡生活成為奢望，少年夏陽也即將邁上屬於自己的藝術征途。



【本頁圖】

夏陽與早期畫作的合影，這些作品目前均已遺失。

【左頁圖】

夏陽，〈繪畫59〉（局部），1959，複合媒材、紙本，54×31.5cm，上海中華藝術宮典藏。

1963年，張傳忍盡畢生積蓄五千元慨助夏陽遠赴歐洲，夏陽即以此畫答謝。

書香世家美學薰陶・華美大觀園盛景

夏家在南京老城顏料坊，是一座約占地上千坪的大宅院。顏料坊位於秦淮河東側，是早在明代就規劃出的手工業區，統稱明代十八坊，還有銅作坊、鐵作坊、踹布坊、弓箭坊……。

夏陽本名夏祖湘，是父親夏承桐出仕湖南湘鄉鹽務局時生的第二個孩子，母親在生產夏陽後一星期就染病過世，當時是暑熱7月。如今他推測當時在醫療條件極差的環境中，極有可能母親是產後中暑得傳染病而死。夏陽成長之後，分外思念幼時慈母過世的7月炎陽季節，也許這也就是夏祖湘日後給自己取的繪畫藝名「夏陽」之緣故吧？

當時祖母聞訊兒媳過世，匆匆趕往湖南照顧剛誕生的嬰兒和哥哥夏祖熊，一直撫養到夏陽兩歲時，祖母帶他返回老家南京，而把哥哥祖熊留給父親在湖南照顧。夏陽一生和父親聚少離多，而對母親帶著全然陌生又強烈的思念，命運中父母緣分的淡薄，使夏陽感到無限疏離和感懷。雖然有大家族中五房的祖父母們隔代教養，環境溫暖什麼都不缺，擁有充滿愛寵的童年，但是祖輩衰老的生命總是必然提前離去，隔代的年齡差距和大時代的動亂凋零，等不到孩子茁壯成長，日後離別、飄泊、生存的掙扎，將長長地伴隨夏陽未來的人生。

夏陽年少時的照片。



夏家是書香門第，祖父有五個兄弟，大伯祖父考取功名為官是個讀書人；夏陽的祖父是二房；三叔祖父、四叔祖父都考得了功名，都是飽讀詩書能寫能畫的出仕文人。夏家不但子孫輩能寫詩作畫，就連女兒、媳婦輩也幾乎個個有文采，有的更具文化專業。

夏家千坪深宅大院內，在繁華景盛的那些年頭，節慶喜宴總要張燈結綵，燈火通明。一進、二進、三進廳堂

大門一扇扇敞開來，豪華巨大的華麗彩色空間，家族婦女們衣香鬢影、人聲笑語，百花齊放、美食盛宴，人間溫暖的富足瑰麗場景在小孩子眼中看去，簡直就是金碧輝煌、盛世太平的永恆，這永恆的豐美在夏陽心靈中成了完美的定格鏡頭，卻也是盛極而衰的開始。帝國在崩頹，宅門外的世界日日險峻，民國初年社會的動盪，大環境馬上就要驚天動地的撕裂，如同《紅樓夢》中大觀園盛景一場的繁華落盡。南京，甚至整個中國將要陷落在天翻地覆中，慘歷浩劫。



《紅樓夢》有各種版本，該書背景以生活在「大觀園」的賈府成員為主軸，描寫一個大家族的興衰故事。圖片來源：周亞澄攝影提供。

烽煙起宅門凋零·日寇至南京屠城席捲

夏陽從小在老夏家宅府中遊戲、看著大人寫字，書畫生活，他自己則在花園牆上到處亂塗鴉，大人寵愛他從不責罰，不論是摔破了三叔祖父的花盆，還是和哥哥祖熊嬉鬧頑皮而受傷，受罰的總是別人，而被摟在懷裡哄的總是小夏陽。整個夏府就是他的世界，他像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霸王。

這時哥哥祖熊被父親帶到了北京，夏陽的父親在求考功名之途上總是很不順利，又加上中年喪妻更是失落，到北京之後，只得投奔四叔祖父尋求發展。夏承桐個性中應該也有浪漫藝術家的因子，他把浪漫心性表現在私下鴛鴦蝴蝶派小說創作上，發表作品的筆名是憶玉樓主。夏承桐到了北京之後愛上戲子孫彩榮，論及婚嫁，此事被四叔祖父反對；還有一說是兩人其實未論及婚姻之事。總之他在事業上、感情上都遇到挫折，於是夏承桐無奈離開北京，前往山東濟南一帶尋求另一段生活，身邊還帶著長子祖熊。人世間的煎熬實在太苦，他深深感到厭世了。1938年，不知是身處亂世壓力太大還是其他原因，尋求了短見，簡單留下遺



夏陽，〈垂死的父親和三個兒子〉，1964，複合媒材、畫布，40×72.5cm。

書和孩子，草草寫下：「人生無趣」。父親的死對兩兄弟而言是多殘酷的打擊！夏陽此時還懵懂無知，哥哥已略解人事，想必也留下陰影，以致於日後大陸風雲變色的文化大革命中，夏祖熊也走上自我了斷的悲途。但是夏陽卻不一樣，在絕境中堅毅活下去，為理想奮鬥。他溫暖如陽，強韌求生的人格，給人們做了最好的示範。

父親自殺的事實一直被家族親戚瞞著祖母，祖母晚年病重仍常常拖著病體，獨自慢慢撐著，蹣跚穿過宅院房間走到大門口張望，等待兒子歸來。直到祖母撒手人寰，都不知道兒子已自盡。父親於夏陽七歲時離世，但他個性中的藝術偏好卻讓年幼的夏陽大開眼界，包含父親當時買的很具代表性的藝術刊物《北京畫報》、《藝林旬刊》，使夏陽看到西方藝術的圖片，「看到塞尚了！」看到了當時少有的裸體畫，還看到臺灣早期留日老畫家劉錦堂的作品。可以想想看當時接觸現代藝術的作品，在小小夏陽內心中早早就種下了什麼樣的種子？

隨著1937年盧溝橋事變，中日戰爭爆發了；同一年南京遭遇日軍大規模屠殺，擄掠不勝其數，六朝古都、彩色金陵，一剎那間變成煉獄，



[左圖]
由胡雲翼於1928年創辦的
《藝林旬刊》書影。

[右圖]
王悅之（劉錦堂），〈葉民
圖〉，1934，油彩、畫布，
122.5×52cm。

夏家宅院的美好年代、充滿寵愛的童年，隨著日本軍國主義血洗屠城的煙硝瀰漫而傾頹，整個中國走向了苦難煎熬的漫長歲月。

日軍入城前夕，夏府得到消息，祖母、三叔祖父、三叔祖母、五叔祖母帶著夏陽和家人倉皇逃離南京城，從安徽蕪湖過長江，轉到漢口找在當地工作的叔叔，僅僅稍作停留也無法安身，只得再流遷到四川重慶。



抗戰時期重慶被日本軍機轟炸後的殘破景象。



夏陽，〈日本國的武士〉，1987，壓克力、畫布，183×152.5cm。



夏陽，〈日本國醫生〉，1988，壓克力、畫布，153×183.2cm，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。

流浪逃竄艱難無比，三叔祖父在蕪湖時，就在惡劣的環境中生了爛瘡病死了，根本談不上喪禮，草草埋葬繼續逃難。在蕪湖當時轟炸非常恐怖，小夏陽好奇心重，不知敵機可怕，某日專注盯著有兩個翅膀的戰機在天空盤旋，正看得出神，要不是廚師小楊衝出去一把把他搶抱回屋裡，可能炸彈投下來，轟炸無情，人就四分五裂了。

夏陽一生中至親疏離，隔代祖輩紛紛殞落，但奇妙的是他往往絕處逢生，遇到許多貴人相助，有的素昧平生、有的萍水相逢，日後成就夏陽艱難而豐富經歷的彩色人生，這些陌生的貴人可謂是他生命中的守護天使！



夏陽，〈中國拳術〉，
1965，複合媒材，
25×37cm。

祖輩親長棄世・孤雛輾轉大江南北

隨著三叔祖父的病逝，祖母和三叔祖母、五叔祖母幾位年長女性，艱難地撐住貧困的生活，租個簡陋小屋子安置下家人。夏陽還記得在重慶的生活，木板拼湊的房間有一片牆，夏陽就在牆上盡情塗鴉，從南京夏府花園的塗鴉到逃難重慶陋居的塗鴉，夏陽一直畫，祖母愛寵地看著，從不責備限制，「自由塗鴉」是這充滿愛的環境中最珍貴的回憶。不在於夏府的精緻富足或戰爭中陋室艱辛，六歲的夏陽已經展示出宿命中成為一個畫家的基本自然特質，就是：任何時候，只要能呼吸，就一直畫下去！

在蕪湖時，父親在北京還帶著祖熊去探望逃難中的祖母、夏陽和病重的三叔祖父，但誰知道這次見面也就是夏陽對父親的最後一面了。夏陽記憶中，這次會面只是吃到父親帶來甜甜的糖果，當時哥哥祖熊已懂事了，

他深深感受到戰爭的殘酷、親長棄世的哀痛和流離失所的淒涼。日後過了許多年，祖熊的遺物中留下一首詩，記錄了深沉的傷痛：

角聲咽，寇勢囂，石城危，倉皇東奔西走，從此訊息微。

飄渺天涯海角，沉黯音容顏貌，往事暴風吹，

豈知獨倚日，離雁再群飛？

宅門凋零、親長棄世、手足分散……祖熊在詩中期盼著群雁再齊飛，但是時代走到了轉變就是不會回首，再回首徒傷悲。而夏家子弟在生命中每一個情境下，都能夠用詩文抒發情感、寄託矢志，顯現出南京古都書香門第即使落魄也高貴的氣質。

夏陽，〈雕塑家的父親〉，
1994，壓克力、畫布，
91×116cm。





林海音所寫《城南舊事》書影。圖片來源：周亞澄攝影提供。

逃難還沒有結束，夏家又從重慶流寓到鄉下白沙，夏陽此時正式進小學讀書，逃避戰亂，在簡陋的課堂裡能讀書也是一種幸福。孩子不懂憂慮，大人卻知道在四川熬不下去了，鄉下簡陋而安逸的平靜，在沒有錢的情況下也是奢望。此時五叔祖母生病了，家人無法帶著病人長途跋涉，只好留下臥病的五叔祖母返回戰爭中的老家南京。然而之後五叔祖母孤零零地一個人病逝在重慶。一場逃難失去了兩位家人，成了永別。

五叔祖母林寶琴是五房祖母輩中最有學問的，舊體詩寫得好，還曾獲聘為南京的學校教師。五房沒有子嗣，四房的夏承楹從小就過繼給了五房，夏承楹就是日後在臺灣文壇享譽的作家何凡，妻子是著名小說《城南舊事》的作者林海音。夏陽稱何凡為六叔，夫婦二人才華洋溢，文壇傳為佳話，對臺灣文學界作出相當大成就和貢獻，獲得兩岸讀者無數尊敬與仰慕。五叔祖母相當疼愛這位才女媳婦，一直珍愛著媳婦送的首飾，甚至落魄在重慶臥病垂危、一貧如洗時也不肯賣掉。林海音在婆婆病逝後，知道她這樣珍惜這件禮物，如同珍惜婆媳一番情緣至死不

2020年，夏陽上海工作室還放著受難軍民之神位，提醒自己南京親族受日軍侵略的慘痛經歷。圖片來源：高子祐攝影、劉蘭辰提供。





夏陽，〈長城守士〉，
1969，壓克力、畫布，
136×136cm。

捨，也忍不住淚流滿面。

五叔祖母從南京至蕪湖途中留下了避亂詩一首。人到了重慶卻也因病而死，可謂悲痛中自我寫照的絕命詩：

大劫從天降，乾坤血染城。

兆民悲險路，億眾困圍城。

妻子途中失，娘兒死裡生。

慘心人道絕，千古恨難平。

夏家書香世家，情深義重，家族團結護持互相照顧，幾位老年女性輪流挺身而出，呵護著沒有母親的小夏陽成長，但在戰爭折磨下精疲力竭一一倒下。夏陽想起祖母們的恩情與慈愛的毅力，那是更勝於日軍戰火，更強韌的生命力！而小夏陽在這樣的滋潤中啟發了自身更堅毅的韌性，未來戰勝環境，闖蕩藝壇，終究是開闢出了一番比金陵夏府更燦爛的盛景。